

Offshore

离岸

Penelope Fitzgerald

(英) 佩内洛普·非兹杰拉德 著
周昊俊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他们既不属于河流，也不属于陆地



内容

Foreword Preface

1.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

2. The Book's Structure

OFFSHORE

离岸

(英) 佩内洛普·非兹杰拉德 著
周昊俊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离岸 / (英) 菲兹杰拉德著; 周昊俊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9.1
ISBN 978-7-80225-576-0

I. 离… II. ①菲…②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76004号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nder the title
OFFSHORE

Copyright © Penelope Fitzgerald 1979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07-0638

离岸

(英) 佩内洛普·菲兹杰拉德 著 周昊俊 译

责任编辑: 施 铮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 北京汉印印刷有限公司
Beijing Han Yin Printing Co., Ltd.
010-85119568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汉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6.625

字 数: 92千字

版 次: 2009年1月第一版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576-0

定 价: 20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

为什么读佩内洛普·菲兹杰拉德

止 庵

英国作家佩内洛普·菲兹杰拉德大器晚成，晚到目前所见文学史著作还来不及提起她，晚到我们刚刚知道她，虽然她在英国文学中自具地位，而且卓尔不群；——对于我们普通读者，未一点特别重要。即以英国女作家而论，读过了奥斯丁、勃朗特姐妹、艾略特、伍尔夫、默多克和莱辛等等之后，为什么还要读菲兹杰拉德呢。如此提问或嫌太过实际，但这的确是个问题。不妨简单地回答一句：因为她和她们不一样，非但如此，在我看来，她和世上所有作家都不一样。

然而此种不同在微妙间。菲兹杰拉德无疑是睿智的，但她不像奥斯丁那样借助某个人物表现一己的睿智，甚而让这睿智凌驾于所有人物之上；她对于自然环境和人物心理总能体会入微，但这是一种坦然的、放松的体会，不像伍尔夫那样始终处在紧张状态；她善于捕捉生活中的诗意，而不是诗的创造者，不像艾米莉·勃朗特那样把小说写成一首诗；她塑造的人物也以女性形象最具魅力，但不像夏绿蒂·勃朗特那样

安排女主人公作自己的代言人,张扬一种“女性立场”;对她来说,体验总是胜于思考,所以不像默多克那样通过作品阐述自己的哲学,作为一位作家,她其实并不关心哲学问题;她不止一部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,但并非像艾略特或莱辛那样关注社会问题或道德问题。她仅仅是要做个好作家,此外别无野心;我们读她,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写得好。菲兹杰拉德自然不如上述几位地位崇高,但她继乎其后,却未隐蔽在她们的阴影之下。

优秀的作品或以情节胜,或以人物胜,或以主题胜,菲兹杰拉德所著则以风格见长,尽管风格离不开情节、人物甚至主题。有了这些,还有如何看待、处理和表现的问题,对于菲兹杰拉德来说,这可能更为重要。必须指出,风格有一部分关乎语言,在翻译过程中总归有所损失,倘若只看译文,对于原著的语言风格最好三缄其口;而风格的另一部分,譬如菲兹杰拉德的优雅沉静,细腻而又简洁,多少可以超越此种限制,让另外一种语言的读者所能了解。

在中国,菲兹杰拉德的名声大概起于她的《书店》的翻译出版,译者说:“这本小说,仅仅因为它的名字叫做《书店》,便值得付出。”这话很打动了一些有书店情结的读者,但不无误读之嫌。《书店》并非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一类作品,菲兹杰拉德也不是那种津津乐道于现实生活中某一具体事物的作家。显然,假如主人公弗洛伦斯在“老屋”开的是别的什么

店,最终也得照样倒闭。书中写道:“当火车开出车站时,她坐在那里,羞愧地低下头,因为她生活了将近十年之久的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。”这里,弗洛伦斯同样误读了自己的遭遇,而作者并未替代她看透这个小镇与其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。菲兹杰拉德塑造了弗洛伦斯,理解她,同情她,甚至赞许她,但弗洛伦斯并非就是作者自己。《离岸》中的尼娜,《天使之门》中的黛茜,《蓝花》中的卡罗琳,也都是作者着意塑造的女主人公,但她与她们同样保持着恰当的距离。译者谈到弗洛伦斯起念开书店,“仿佛要寻求一种叫做‘意义’的东西”,但是这种意义究竟为何,作者始终未予揭示。她无意将一部作品归结于一种道理。《书店》如此,后来更见特色、更具分量的《离岸》、《天使之门》、《早春》和《蓝花》亦是如此。

菲兹杰拉德的风格,就体现于她与情节和人物之间这种关系,或者说,她对待它们的态度。菲兹杰拉德习惯采用第三人称写法,也很好地发挥了这一叙述方式的长处——对于小说创作来说,这是一种便于调控、可近可远的写法。作者既能真切体会某一具体情境之中的人物,也能置身此一情境之外予以冷静观察,不因过于切近而妨碍观察,也不因过于间离而阻隔体会。菲兹杰拉德是一位既充分,又克制的作家。她笔下的人物和情节总是“本来面目”,行乎当行,止乎当止,而她一视同仁,笔下波澜不兴。这最明显地体现在取材于德国诗

人诺瓦利斯生平的《蓝花》中，有意见指该书“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文学意义上的创作”，殊不知以此要求作者，无疑求马唐肆，她无非不制造、不渲染、不大惊小怪罢了。菲兹杰拉德的作品，读之如啜清茗，滋味徐生，《蓝花》尤其如此，好处要读完才能觉得。这个好处，是读别的书不大容易见到的。

对于菲兹杰拉德，很难讲这一切是技巧所致，还是修养使然。有一点应该提到，即她是过了六十岁才开始写作的。一位作家最初投身写作所形成的态势，也许会延续终生；很多人到老也摆脱不了粗糙、草率、幼稚和青春气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而我们常常把这种惯性看作作家的风格了。菲兹杰拉德则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汰尽了这些之后才从事写作。她不是要达到什么，而是在规避什么。——前面我讲菲兹杰拉德所塑造的人物都不是她自己，可以换个说法：他们是她，但不是现在的她；她历尽人生之后，回过头去看着过去的这些自己，其间的距离是一己的阅历，是她对于这个世界的彻悟。

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二日

献给“格蕾丝”号以及船上的所有成员

“献给那些被狂风吹荡、雨雷击打的亡魂，以及那些不断相撞、互相辱骂的魂灵。”^①

^① 出自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《神曲·地狱篇》第十一首。

1

“你要我们为你的‘大无畏’号隐瞒一些事实？大家聚在这里就为了商量这个？”理查德问道。

“大无畏”号的主人点了点头，很高兴大家这么快就领会了他的意思。

“这只是一个做买卖的小点子而已，但这似乎是唯一能解决我难题的办法了。在座的各位只要同意不提及我的漏水问题，或者说不要产生类似的质疑就行了，当然喽，除非买主直接询问。大家应该不介意这么做吧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对别人谎称‘大无畏’号根本不漏水？”理查德耐着性子问道。

“这么说可能太夸张了。”

船主们的会议，就好似潮起潮落般频繁，所有的会都在理查德的“吉姆王”号上举行，“吉姆王”号被改造前是一艘吨位级别的扫雷艇。它以其干净无瑕，永久常新的银灰色外表，彰显出对业余者的一种鄙夷，使任何其他船只顿时变得黯然失色。更何况，它的吨位几乎是其他船的两倍。船如其主，身穿深蓝黑色宽松衣的理查德，牢牢控制着会议的进程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他却又极度想要摆脱这一职责。他们所在的巴特

希河段被上游一些高级奢华住宅一览无遗，同时又处在伦敦港市政府的监管下，居住在这里，理所当然得有一定的行事准则。理查德是世上最不愿意强加这一标准的人之一。但必须得有人这么做，而此刻，除了理查德以外，却没有其他任何人肯担负起这个职责。幸运的是，理查德无须刻意在别人面前体现他的职责感。他在战争时期曾服役于英国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，再加上他始终具有的非凡气质，这一切都足以表明他的责任心了。

理查德甚至根本不想主持这种会议。有这样的一个团体，他本该更加高兴才是。但是这些船主中，有好几个只是租了船，而非真正拥有它们，所以也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“团体”。

“吉姆王”号停靠在岸边，几乎被覆盖在巴特希桥的阴影下。上游两百码远的地方停留着几艘旧式的泰晤士河木制驳船。在这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海湾，海湾附近还有一个垃圾处理口岸和一家啤酒厂。对这些船居者而言，他们既不属于陆地，也不属于河流，但他们本该比现在更加得到别人的尊重。他们曾经鼓起勇气打算移居到切尔西^①的岸边，一九六〇年代早期，切尔西区居住着许多人口，个个工作体面，收入颇丰。他们试图模仿岸上人的生活方式，但却始终不能心随人

^① 切尔西 (Chelsea)，英国伦敦西部的一个区，在泰晤士河北岸，自十八世纪以来为作家和艺术家聚居地。

愿,无法适应,这使他们大受打击,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泥泞不堪,潮水涌动的船港。随之而流逝的还有更多其他东西,全都被潮水无情地冲走了。

从生物学角度而言,作为海上居住的生物,他们可以说是成功的,因为他们不会轻易离开这里。就算是卖船、离开河段也实在是逼不得已的举措,这就好比是早期的海陆两栖动物在绝望中选择了陆地生活一样。而在那次尝试中,许多动物都因此灭绝了。

理查德扫视了一下他那坚实的黄铜镶边的桌子。他能感受到今天每个人的举止都很规范得体,状态极佳。他们必须讨论一下“大无畏”号的问题,更何况毕竟是威利斯——“大无畏”号的主人——主动要求大家对他这件事出点子,于是理查德便开始详细地询问起大家的意见:

“罗切斯特? 格蕾丝? 蓝鸟? 莫里斯? 轻松时光? 敦刻尔克? 勇敢之心? 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!”

理查德喜欢用船的名字来称呼大家,这样做无可非议,原则上讲,这些船平时都停在港口,而大家也都待在船上。莫里斯是一个和善的年轻小伙子,他刚来这里时,就意识到理查德还是会一如既往地这么做。莫里斯的船头用镀金刻着“唐兹齐普奥齐尤真四世”这几个字,如果按照惯例的话,他应该就被叫做这个名字了。他后来给自己的船重新起了名字叫“莫里斯”号。

没人愿意先站出来发言。六十五岁的威利斯是一个航海艺术家，他坐在那里，双手放在桌上，头微微下沉，只露出他布满黑灰色头发的尖而长的头顶。下游突然传来一阵船只汽笛的长啸声，暂缓了压抑的寂静。这是泰晤士河上的一种特定信号，代表船只即将离岸远航。四周潮水迭起，而他们的船却依旧停在泥泞的口岸。

理查德听见外屋传来一阵轻微而又非同寻常的声响，于是他彬彬有礼地请求离开。或许等他回来后，他们对这个棘手问题的讨论能取得一点进展。

“你在做些什么？劳丽^①？”

劳拉面前摆着一本烹饪书，正在切东西。她瞪大双眼，神色疲倦地向理查德瞥了一眼，那种眼神是在英格兰中部乡村长大的她所特有的，要不是嫁给了他，劳拉本该在那儿过着悠闲的放牧耕种生活。理查德知道，劳拉忠于自己的表示，就是她从不会向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抱怨这样的生活方式——放弃舒适奢华的住宅，而选择住在伦敦中部的小船上。每月回老家一次，她总得反驳任何关于让她搬家的提议，并且告诉家人，泰晤士河上的人们都很风趣幽默。他们俩坦诚相待，无须任何虚情掩饰。理查德面对生活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，人生的某一段路一旦走完，他总能释然地把它

① 劳拉的呢称。

当成过往的回忆,并且对所有的事情,他都善于作出合理的解释。然而,唯独对“吉姆王”号,他却有一种超越言语的依恋和不舍之情。以他的财力,他本可以买一幢大房子,要知道对“吉姆王”号的改造确实是花了不少钱。如果河流带给他的只是一种虚幻而非现实生活的感受,那他可能早就弃之而去了。

“差不多都快结束了。”他说道。

劳拉向后甩了一下略微潮湿的长发。按理说,她的妆容打扮得归功于许多人的打理:理发师,前一个理发师,医生,另一个医生(当她觉得第一个医生没给她带来任何起色时,她就又找了一个来)。不过不管有没有这些人的悉心打理,劳拉都是那么的美丽。

“屋里装了新的排气扇,应该还行吧?”理查德接着说道,“当然可能还是有一点残留的蒸汽……”

“我恨你。你就不能不和这些人来往吗?”

会议室里,姗姗来迟的莫里斯正在说一些可能对威利斯有利的話。他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。莫里斯的工作赚不到什么钱,他每晚的职责就是安排去邻近的住宅区接待一些男士,把他们带回自己的船上,为他们提供服务。他不是天生赚钱的料,但却并不因此憎恨命运不公,或其他任何事情。那些真正关爱他的人很难使他明白他们的感受,因为对敌对友,

他总是一视同仁。比如，他勾搭的一个坏贼哈里，把莫里斯的船当成了赃物的窝藏地，而莫里斯对此却毫不在乎。理查德和劳拉是对此事不知情的少数船主之一。对这件事情，莫里斯似乎还总是引以为荣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哈里和别人不一样，他不能算是一个客人，而是一个寻求帮助但不考虑偿还的熟人。

“我应该也得告诫哈里不要说起漏水问题。”他说。

“他对这个了解多少？”威利斯问道。

“他以前是国家商船队员，如果有人来看‘大无畏’号，可能会问问他的意见。”

“我从未看到他和任何人说过话。他也不常来，不是吗？”

就在此刻，“吉姆王”号似乎受到了惊扰，整个船从头到尾明显地倾斜了一下，所幸没有东西掉下来，因为船上的所有物品总是摆放得井井有条，给人一种切实的安全感。但船的确是移动了，它微微地晃了一下，然后又浮上来，是涌动的潮水把船抬了起来。

同时，在座的各位也感到了一丝不安和战栗。巴特希河段潮涨和潮落分别要持续五个半小时和六个半小时。这就意味着在之后六小时左右的时间里，他们将暂时脱离平静的港湾，漂浮在潮水上。每个人都深切地感觉到自家船的修补处和缝隙处紧绷的压力，就仿佛是他们自己身体里的疾病一般。他们虽然恐惧却又非常想回去看看，担心是不是连最后

一个修补的地方都已被潮水冲垮了。要知道泰晤士河上的平底船没有龙骨,只是漂浮在浅水几英寸深的地方。他们中间唯一一个保持镇定的是“罗切斯特”号的主人伍德罗,他是一个小公司的退休董事,非常热衷于对爱船的维修工作,因此潮水对伍迪^①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。然而,他却还是感到有点焦躁难耐,因为在他看来,“罗切斯特”号在水位线下方的线条非常优美,遗憾的是,之后的半天里,这完美的一幕又要被潮水淹没,消失在视线之外了。

河段上的每艘驳船都发出了一丝微弱不祥的敲击声,这声音不比关橱门的轻微声音响多少,但是紧接而来的将会是更加嘈杂不安的声响,每一块船底板,每一根船木,每一块护墙板都如枪响般发出连续的嘎吱声,甚至就像人类痛苦的低吟声。这些发了疯似的旧船只,因为没有货物的承载,在潮水中高高浮起,等待着主人的归来。

理查德像一个能干的海军中校,即便是隔着厚厚的柚木板,都能察觉到会议中的不安氛围。过去的那么多年里,如果派他去公海出航的话,他绝不会在哗变的时候还高枕无忧,毫无警觉的。

“我最好还是叫他们回去吧!”

“你愿意的话,可以留下一两个一起喝一杯,”劳拉说,

^① 伍德罗的昵称。